

中國觀人論

邵祖平 著

中國觀人論

邵祖平 著

民國廿二年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論人觀國中”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邵祖平

發行者 上海兆豐路安多里口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題辭

朋黨之勢成，則賢愚之實亂。唐宋明之季是也。獨漢末黨錮成於上，清議不失於下。蓋郭林宗許子將品目人物之功。今之所謂朋黨者，又去唐宋明絕遠。其人固以貴族自居，與昔之清流異撰矣。南昌邵潭秋痛之，則始搜集前世閱人之法，爲中國觀人論十四章。蓋依劉氏人物志而廣其義，以是施於今世，猶雲門九韶不可入於里耳。要以格量賢愚，分辨玉石，非是莫由也。

雖然，前代稱知人者，唯林宗爲平恕，其末或失之。爓，子將與文休不協，排擯不齒，使其人幾於淪廢，斯不能無愛憎之見者。人物志確然成理，惜其未施行也。平恕而不爓，又不隨於愛憎者，唯堯與文王行之。堯之於舜，岳牧咸薦，識其仁孝，猶歷試諸艱，不以驟進。及文王以九徵觀人，其道益精。晚世人主，既不能行堯文王之術，於是始任吏部，後有廷推，今之議

會可決，卽廷推之遺也。以人主與吏部一人之力不能精鑒，故廣之於廷推；既有廷推，則不得不分朋黨；朋黨既成，而賢愚之實復亂；是故得其道一人可以辨賢愚，失其道雖聚千百人議之，猶無益也！且任之一人，則有賕賂之弊，今任之衆人，而賕賂亦如故；一人受賕，持法者猶得治之，衆受賕則不可盡治，所以成官邪者，又莫此爲甚焉。潭秋之爲書，其將有見於是者也！

潭秋，南昌人也，聞其鄉里耆舊徐孺子之言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潭秋雖有所論著，其將卷而懷之乎？抑猶棲棲然爲林宗之所爲也！

民國二十年九月，章炳麟

緒論

中國以學術聞於世；益兩間者，皆學術事也；而於衆術之中，有觀人術焉；筭御衆術而爲之先，使衆術全其用而已；若無功，古人有由之而不知之者矣；學者有知之而不道之者矣！是以其術若隱若顯，世人莫究。

在昔唐虞之際，主稱哲惠，水土既平，四凶遠殛，庶績咸熙，羣倫陶晏；於是皐陶陳謨：一則曰：「知人」；再則曰：「能官人安民」；此觀人術胚胎伊始一也。西伯盛德，姬周始興，好賢養老，厥爲官人，九徵之說，載在傳記，此觀人術漸見端倪二也。東周之衰，諸侯力征，處士橫議，孔子有憂，作爲春秋，以其緒餘，亦嘗評量時人，進退方伯，其徒子貢：方人是務，定哀之間，言尤多驗；此觀人術漸廣其用三也。戰國之末，四豪競爽，三游迭興，輕死重氣，抗志不撓；故魯連譏衆人不知鮑焦以爲其爲一身，侯嬴責信陵不知虞卿而曰如何人；是皆欲自強

而以旌人者也，此觀人術極其變態四也。漢道陵遲，桓靈之間：主荒政謬，閹寺秉權，士人羞之；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郭泰許劭，天下從風，草野振辭，篤爲清議；此觀人術之自下操柄五也。典午以來，吏部主選，濤衍戎楛，先後衡鑒，各騁才情，自爲獎拔；南朝隋唐，遂沿其制，此觀人術之復返朝堂六也。總此六則，觀人術數千年來離合之迹，約具於此；唐後科舉既興，以程式文字求士，無拔取奇異之心，則觀人術殆乎廢矣！然歷代政舉，總在得人，如其窳敗，亦由失人；國既如是，家與身莫不皆然，則觀人術雖無顯赫之跡可求，而其裨於人事也固已大矣！

愚性瘡昧，學殖未充，尤患不知人，籍誦羣籍，頗樂古人官人馭世之術，客授侏僚，轉以用世之心自譎；忽子貢方人之戒，慕孔才人物之書，因掇拾羣言，廣立條例，成中國觀人論一書，鈎稽排比，爲篇凡三；上篇述觀人術之原理；自邃古至近世，皆論其推演之跡，而此術之功效，亦鄭重著之；中篇敍觀人術之實用；或混合而究，或分別而言，或比較而談，皆觀人之妙用，而臧否之玄要；下篇集觀人術之評論，綜合疑似，謬誤，變通諸跡，而一切廓清疏析。

之，稗歸實用而不落空談。凡此三篇，前說自明。搜探雖勤，尚虞缺漏，庶冀當國者因材而使，幹事者擇官而仕，務交者審友而處，自修者借資而鑑，則亦儻勝過書舉燭燕國以治者歟！

凡例

一、是書甄采古籍，力求典雅，凡風鑑星度之說，絕未闕入。

二、周秦諸子，史漢各書，有事同而文語稍異者；作者隨手引證，不問先後。惟書語則取其濤省易讀者。

三、老聃云：「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觀人說雖有奇闢，必衷事理，識緯之說，概不采入。

四、「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侯生之言：古今篤論，本書甄引各說，語多持重，不貴輕口評隲，免陷輕薄。

五、本書引證稍繁，冀前說之自明，避一人之臆斷也。

六、本書蒼萃前說，成此三篇，編製之法，力求清省；惟中國觀人論，在中國尙屬僅見，體例未善之處，敬乞讀者不吝指教！

目次

題辭(章炳麟)

緒論

凡例

上篇 原理

第一章 觀人術之起源·····	一
第二章 觀人術之漸漸通行·····	五
第三章 觀人術通行之範圍·····	一五
第四章 觀人術之功用·····	二三

第一節 官人……………三

第二節 辨姦……………二五

第三節 擇官……………二八

第四節 取友……………三〇

第五節 自鑑……………三一

第五章 觀人術之蛻變與觀鑒家……………三四

中 篇 實 用

第一章 混合之觀人法……………五一

第二章 分別之觀人法……………五六

第一節 視瞻例……………五六

第二節 言語例……………六一

第十三節	容止例	六五
第十四節	顏色例	七一
第十五節	聲音例	七六
第十六節	形質例	七九
第十七節	好尚例	八四
第十八節	行迹例	八六
第十九節	文字例	九二
第二十節	書畫例	九六
第二十一節	食息例	九九
第二十二節	家宅例	一〇三
第二十三節	父母例	一〇五
第二十四節	兄弟例	一〇七

第十五節	妻子例	一〇九
第十六節	朋友例	一一三
第三章	比較之觀人法	一二七
第一節	理論的比較	一二七
第二節	實用的比較	一三六
下 篇 評 論		
第一章	觀鑒定奪之需要時期	一五九
第二章	觀人術與時地之關係	一三三
第三章	觀人術與人類之畸性	一三七
第四章	觀人者應知之繆誤	一四一
第一節	貴耳賤目	一四一

第二節	愛同惡異·····	一四三
第三節	心志不分·····	一四五
第四節	品質失察·····	一四九
第五節	嚮伸背詘·····	一五二
第六節	取貌遺神·····	一五四
第七節	棄真錄僞·····	一五五
第八節	采辯去訥·····	一五九
第五章	觀人術與醫理相法之關係·····	一六一
第六章	觀人術之雜評·····	一七五
後序	·····	一七一

上篇 原理

第一章 觀人術之起源

初民渾沌，榛榛狉狉，不知有善，亦罔爲相害；其後族姓滋殖，飲食生息，漸覺不如初民之易處，於是鬪力鬪智，隨之漸起；一羣之中，有友焉，有敵焉；異羣之中，復有友焉，有敵焉；爲其友者，何從知而親之；爲其敵者，何從審而避之；吾意其時人羣之彼此相處，必有一極難措之辨別或經驗法，而與觀人術爲近。

人類由草昧生活進而爲部落組織國家建設，其彼此相處之道，亦由徑直而臻於幅帙，就其順循者言之，則如睦鄰，交友等是；就其逆遷者言之，則小如訴訟，大如戰鬪，莫不資觀鑒人倫以備將事。至於知人善任，選官用賢，則尤平時所急務也。顯此觀人之術，向無

蒼萃之說，古人既不以此術自名，而載籍亦莫得詳紀；今就西元前二千四百年間中國可信之古史尚書一書，略采其故事言論如左，姑定斯時爲觀人術濫觴所自。

堯典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舜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勿迷。帝曰：「格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厖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又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又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大禹謨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皐陶謨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

皐陶曰：「寬而衆，柔而立，怨而恭，亂而敬，撝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又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綜觀二典二謨所采，凡爲中國之觀人術者，莫不胚基於此矣。四岳之薦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是觀之以其父；兄弟也；釐降二女，是觀之以其妻子也；父母兄弟妻子謂之「六戚」，呂覽論人篇所謂內則用六戚者是也。至百揆時敘以觀其才，雷雨勿迷以觀其度，詢事考言以揆其德，堯之於舜，可謂深得之矣；堯能知舜，舜亦以知禹，禹之「成允成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皆自舜方觀察得之，而四凶之流放竄殛，

大禹所謂知人則哲也；四岳九官十二牧等之各諧其職，大禹所謂能官人安民則惠也。皋陶謨標舉九德，虞庭嘉言賴以傳後；然言其人有德，必舉其行某事某事以爲信驗，故有「載采采」一言，亦非泛論輕事實者可比！權而論之，堯舜欽明濬哲，思通造化，知人官人，惟心所造，彼於觀人術之運用，非有跡象可求也。皋陶陳謨，後出轉工，九德既盡，人倫之極詣，哲惠尤總鈐鑒之大效；然其說或虞庭君臣平日之論，行事已然之迹，亦非一人之親語也。嗚呼！二典二謨，統在虞書，而虞書又總在知人而官之，其曰虞書，虞度之哉！

第二章 觀人術之漸漸通行

上章所徵，遠在西元前二千四百年間，人事未繁，庶業未興，觀人術只有梗概可求；今更當引西元前六百年至千七百年間之事以明通行之跡，其說則采自詩經大戴禮記爲多，茲先掇風雅各篇韻語如左：

齊風猗嗟篇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跄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小雅都人士篇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則觀人容儀舉止及言語者也。

小雅小宛篇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小雅伐木篇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小雅湛露篇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

厭良夜，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相其椅，其實離離，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則以酒食觀人者也。如

大雅抑篇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民各有心。

大雅桑柔篇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

此良人，弗求弗逮。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小雅巧言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

覓兔，遇犬獲之。

則較量哲愚聖狂以觀人者也。如

大雅崧高篇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大雅烝民篇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大訓是式，威儀是力。

則專就一人而爲鑒衡之言也。詩三百五篇作者之時世，傳自商太甲之世至周定王之世，詩之宙合約一千一百年，其間姬周文物最稱燦美，如所徵引，皆周詩也。詩人之作，言在此而意在彼，觀人之什，豈止此數篇，本書不過就其語言自明者論耳；他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慎爾言矣，謂爾不信。」「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夙興夜寐，灑掃庭內。」諸言，韓詩外傳多徵事以明之，皆觀人類也，茲不贅述。

姬周文物燦美，既如前說，而孕此燦美文化者，則文王也。考文王嗣位西伯，在西元前一千一百八十五年，薨於西元前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享國凡五十年，好賢善養老，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詩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也。傳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故其智不徧物而急於人事，官官事事，尤在觀人，其說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言之綦詳，而周書亦有官人解，惟託之周公爲不同。

耳！

文王官人篇記文王告太師尚父以察度情僞歷試才藝之法其法在六徵六徵者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茲具引原文（用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本）於後更先爲數言以釋其義。

一曰觀誠觀誠者觀驗其誠也。孔子家語云：「誠於此者形於彼。」是誠之足觀者中庸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是觀誠之義，蓋觀誠莫善於觀其親屬朋友也。觀誠又與第五徵觀隱相表裏，誠信有所未孚，則情僞必有所隱匿也。觀誠之爲徵者如次：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

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觀其信，絜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蓋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謂觀誠也。」

二曰考志：考志者，考度其志也。說文云：「志，意也。」又云：「志，從心察言而知意也。」志意既爲同部轉注，則志亦察言而知之類，故考志卽可曰考言而知其意也。考志以觀言爲主，與第六徵揆德以觀事爲職者不同，亦對舉之稱也。

「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深，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悔，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

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懼，曰鄙心而勢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邀決，驚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辯，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怒者也；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潔廉而果敢者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無斷，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裕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而強之，曰妬誣者也；微清而能發，察度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而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志也。」

三曰：視中：視中者，占視其內也，內心所示，聲氣爲先，聽聲處氣，觀察莫尙焉。視中與第四徵之觀色亦爲對待之備。

一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

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

四曰：觀色：觀色者，觀其外色也。內心所蓄，每現於面，雖欲掩之，中志不從；常民則有喜怒欲懼憂之色，而充備一德者，亦自有其符驗也。

「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喜色油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曇然而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

五曰：觀隱：觀隱者，觀其隱託也。人情多隱，以便其私，好詐以飾於衆，故有僞愛以爲忠，矯厲以爲勇諸類，然非比絜而觀察之，亦無以知其隱伏之情也。

「生民有陰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爭，言愿以爲質，僞愛以爲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推前惡思附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問則不對，詳爲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矯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悴，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必重己，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衆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

六曰：揆德：揆德者，揆度於德也。德之內充，必符於外，然虞庭有載采之言，孔子因所試爲譽；故揆德無異考之以行事也。韓非有云：「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其亦知此意者乎！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實者也；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志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衆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曰有守者也；置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有經者也；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要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命進

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凡此六徵，文王用以慎察人倫，甄別才藝；於是取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取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取直慤而忠正者使莅百官而察善否，取順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取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取慎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取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取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取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境，是爲九用，官人篇皆鄭重發之，此觀人術因官人而廣著用塗者歟！

第三章 觀人術通行之範圍

唐虞之際，知人與官人並重，已見皋陶謨中，至周文王則直以六徵之法官人，無異視觀人術爲官人術也；觀人術之在政府自此始。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蓋昔時爵人於朝，爲王者大權，容智獨運，惟在觀人，平民雖挾此，亦無所用也。讀尚書周官篇一則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再則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時周成王在位，周公輔之，周官制度，尙未見周禮，而周之子孫嗣統者，已能纂承洪緒，續述文王之謨如此；及周公制作既定，官數三百六十，而取士之法，有升之司徒之選士，升之學之俊士，升之司馬之進士，司馬衡論進士之賢者，乃告於王而定其官爵祿位，官人法既備，觀人術亦不得不密矣！周之嗣王，緜緜歷世，至平王東遷而國始衰，然官人之意未失，周史賢者，類能觀人，茲略疏其名字事實如次。以見周之末世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型也。

內史過 錫晉惠公命，惠公不敬，知其無後。

內史興 錫晉文公命，知其必霸。

劉康公 聘魯，見季文子孟獻子儉，曰：「其長取魯乎！」叔孫東門侈，曰：「其亡乎，侈不恤，憂必及之！」又觀成肅公受賑不敬，知其不反。

劉定公 勞晉趙孟，趙孟儕于隸人，自謂朝不謀夕；劉子知其不復年。

單襄公 聘晉，假道于陳，陳道蕪不治，知其必亡；謂卻錡語犯，卻犇語迂，卻至語伐，必不免；齊國子好盡言，亦將及難。

辛有 東遷之初，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內史叔服 謂公孫敖二子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豐下必有後。」

上述諸人，除內史叔服語涉相術外，餘皆具觀人之至理，無繆巧之說也。周史多才，於斯稱盛。魯秉周禮，其賢者亦頗有周史風。左氏傳載魯賢足與觀人之列者，亦有數輩，如

孟公綽 知崔杼有大志，必速歸。

子服昭伯 謂季平子「晉六卿強而驕侈，公至將卑。」

穆子叔孫豹 謂齊慶封車美，必以惡終。

東門遂 謂齊侯偷。

展禽 譏臧文仲祀爰居及夏父弗忌躋僖公。

御孫 譏宗父用幣。

皆其著者，展禽御孫之譏議，雖若無關觀人術者；然觀人本臧否人倫之事，不必求驗其人行事之吉凶禍福始爲得也。魯既守周禮，終其世尊天子勿替，則觀人術謂猶在王朝，而未盛於民間可也。及孔子奮布衣，值其世禮樂崩淪，天下大亂，孔子亦以所傳聞所聞所見者，因魯史作春秋一經，將以理人倫，序人類；而居常抑揚古人，進退弟子之言，復散見於論語各書，蓋皆擬人於倫之辭也。春秋微言大義不具論，獨取論語孔子家語諸書一究孔子之觀人術，而定觀人術之在民間，自孔子始。

論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度哉！人焉廋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子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子曰：「狂而不直，

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回也其庶乎！

屨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

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子家語

子路初見篇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

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五儀解篇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能智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好生篇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六本篇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誦，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觀思篇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慤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篇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

莊子 列禦寇篇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漢書藝文志論九流十家之學，莫不出於王官，蓋以古者官與師合，學皆在官，及周衰，

官制蕩然，官失其守，學在民間，遂爲處士之橫議，師弟之私相授受矣；觀人一術，與禮官爲近，禮官名家所自出也。孔子爲政，主先正名，正假馬之名，而魯知君臣之禮；請討陳恆，而亂臣賊子懼；誅少正卯，而聞人姦雄以判；蓋正名者，衡鑒人倫必至之塗也。在孔子前者，正名之事，未必卽爲觀人術，然隸屬若一族焉，特孔子在野，得以聖智振堯舜又王之緒，而東周諸史與東魯諸賢，則以秉禮之故，得官人之意而習聞其說耳！

第四章 觀人術之功用

人海浩穉，賢不肖智愚誠僞相殺雜，使絕不解觀人一術以處世，則如擿埴冥行，動見戾害；大之則誤國喪身，小之則失人失言，其弊不可勝紀，然大別之，公私二塗而已。故研究觀人術者，卽以濟二塗之弊。在公則如官人，辨姦，在私則如擇官，取友，自鑑；至於運用之妙，存乎寸心，千變萬轉，奚翅五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澆，觀人術之功用，亦俟神明其意者而宏其締造耳。

第一節 官人

政在得人，人得則政舉。堯舜之智，不徧物而急於人事，下逮文王武成，皆以舉能其官，稱得其人爲尙；兩漢雖寢失古意，然史家例有循吏酷吏二傳，以見循撫於民則政爲得人，

酷虐於民則政爲失人也；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故云：「與我共致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洵所謂一夫得情則千室鳴弦者耶？劉劭人物志序云：「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興矣。」人物志爲觀人專書，全書主旨在貢官人之說，與大禮文王官人篇同意，以其文繁或已見如前，不復引述，茲引韓詩外傳魏文侯卜相事如左，以明觀人術其先在官人：

韓詩外傳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

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爲之。」

如韓詩外傳云云，魏文侯以置相之大事而卜之於李克一人，而李克觀士又只取五事，文侯不待李克之稱而自得其相，李克不待文侯之告而遽謂魏成子將爲相，事皆絕奇。然惟古人深信觀人一術足定國器，故立談之間，而決之不疑也。彼韓非亦處戰國之際，而著書論官人之事則不然，其論如「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等語，則是仲由片言折獄，冉雍可使南面，不其爲孔子虛語乎？此後世官人者拘守成法條例之始，而進身者積資獲遷之濫觴也。至唐選舉志載初唐以身言書判爲取士之法，則觀人術爲裨於官人者，益卑卑矣！

第二節 辨 姦

書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遘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驩兜有苗巧言令色之徒，皆凶德人而妨政者也；虞書惟言人事，其德在辨吉凶，舉一吉人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凶人而天下之爲惡者懲，感召之速，捷於影響，官人既爲政之要，而辨姦尤當

務之急也。且姦人敗俗最烈，舜所不殛，則有流放與竄；詩人之投畀豺虎，投畀有北；孟子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皆此意也。故辨姦以慮風俗之壞，最爲切要之舉，而著其效者：舜誅四凶，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附乙，子產誅鄧析，史不絕書，而孔子爲政七日，卽知少正卯之姦而戮之於兩觀之下，其辨識之功，尤聖智獨運者也。附見其事如次：

孔子家語始誅篇

孔子爲魯司寇，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

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擷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家語所稱少正卯之五惡，禮記王制篇亦有相似之文，此蓋古時辨姦之通法，先

後見於古籍者也。太公六韜上賢篇亦有七害之說：

六韜上賢篇 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問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者，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六韜所論，可與孔子家語王制相發明，信乎辨姦爲當國者所急也。王應麟亦云：「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摘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闕於大也。」其亦可與論此者乎！

第三節 擇官

人生則有四方之志；擇官而仕，順夫性情，以道輔世而無死亡，是子思子之所貴也；（見孔叢子）下此則子房以沛公爲天授，乃事之而不去，鄧禹杖策謁光武於河北，願得垂功名於竹帛，雖曰攀龍附鳳，亦人之情也；卽以大聖之姿，轅軻不遇，而猶爲匏繫之歎，擇木之喻，過此而言無意于建樹者，必有激而然也。擇官於外，必有受之之人，其人之賢否如何，卽一己將來成敗之所繫，可不熟思而慎察之乎？史稱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卒歸光武成就功名，其事可爲擇官而觀人者鑒，因見之如左方焉：

後漢書馬援傳

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

述稱帝于蜀，翼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友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聲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

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

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于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

第四節 取友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講〕說文通「媾」，其義甚富。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成人以上，取友是急，由來尙矣！惟締交不慎，比于棗德，覆宗亡身，亦其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俗所共喻；至酈寄之賣友，蘇章之劾故，雖曰因公滅私，而天下後世猶有惜之者。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非善不喜，非仁不親；與其株累于異日，無寧從容于陌路；略引二事，以爲取友嚴而免忠者鑒焉。

三國志傳暇傳注

傅子曰：「初李豐與暇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暇

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

世說新語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

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續世說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

促，難可輕敵衣裙。」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第五節 自鑑

凡人才性，長短迥殊，見賢思齊，見不肖而內自省，其急務也。史稱黃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汝南戴良，高邁之士，衆所推服，每見之未嘗不悵然自失；良常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是面料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不覺事之如師。世說載羊祜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公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旣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夫戴叔鸞之面料黃憲，郭大業之三歎羊公，其爲以人自鑑可知；蓋如明鏡在前，妍媸立判；尹夫人望見邢夫人之來，於是低頭俯泣，自痛其不如也。戰國問老師，荀卿主化性起僞，其道莫要得師；而東漢郭泰，人亦尊之爲人師；師者，人之鑑也，如不得師，則繕性之道尙焉。漢儒如匡衡、仲長統，皆論治性之要，使翫味而戒察之，亦庶幾免患而補其所不足歟。

漢書匡衡傳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仲長子昌言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

第五章 觀人術之蛻變與觀鑒家

觀人術非學，亦無本史，存於人而罕其書；非若漢時經學之立有學官，有博士諸人爲之傳授；又不若一切人事有縣縣不絕之本末史或專書以紀之者也。最先堯舜文王以容聖知人，多因官人而及觀人之說；孔孟紹承其緒，亦多擬人於倫之言，此如豪富之家珠貝犀象之屬，人偶得見，然非其所謂寶藏宗器也；春秋戰國之際，擅人倫鑒識者，亦多側聞大道，逆億而中。至漢班固修漢書有古今人物表一種，列人品爲九等，上上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則無以名之，其書與觀人術亦有相當關繫，特爲鬼錄之次第耳，而孫楚以爲魏代陳羣九品官人之法實基於此；九品官人者，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其升進降退之法不具論，然曰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豈非州郡之賢挾觀人術以進退羣流乎？觀人

術之有權威於時者，應自此始。陳羣既創此九品官人法，與之同時而稍後者，有劉劭、孔才。陳羣卒于晉龍四年，劉劭正始中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一書，述性品之上下，論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衷于道。於是觀人術始有專書。典午以來，國家由吏部典選，一依陳羣所建之法，而山濤領吏部，甄拔人物，妙當其選，其所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裴楷王戎主選，亦有聲。晉時鄉里主區別人物者，尙有太公平一職。襄陽記載習溫潘祕前後爲荊州太公平，甚得州里之譽。于時觀人術，似猶得附麗政制而存也。又東漢以後，清議朋黨，激揚於下，其始不過二三大夫抗憤干政，互爲褒重，終乃聲氣相激，天下從風。賢君子則有溢美之辭，憎小人則有溢惡之言，其勢不得不然。此其影響觀人術者，一也。董卓亂後，漢室蕩析，魏武當天下未安定之時，屢求跡弛非常之才以戡大難，其求逸才之令，至徵負汙辱不仁不孝之名能治國用兵者；此猶蔣濟萬機論所謂攷功案第，乃守成之法，拔奇取異，爲定社稷之事也。夫言拔奇取異，則不能不重才而輕德，貴出而鄙處矣。此其影響觀人術者，二也。至唐以後，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科舉陷溺人才之形成，早失初周官人之意，而觀人術亦幾可廢矣。大明銓選之法，凡

三品以上及九卿僉都御史祭酒等官，公推二人或三人，由君主決定任用，是爲廷推，清初尙因之，然有朋黨好惡於其間，非古意也。觀人術苦無本史可尋，故愚就其附麗之事而論其蛻變之跡於此；至存於人所謂爲觀鑒家者，則請博采古昔疏列其名字事實如左，以爲觀人者之圖譜焉。

祁奚 知其仇解狐及其子午而薦之于悼公，見左傳。

羊舌肸 被囚，知祁奚必救己；料公子圉速斃；知子干不濟而棄疾，常有楚國，見左傳。

季札 謂叔孫豹好善而不擇人，不得死，果因妖夢嬖豎牛以餓死，見左傳。

趙武 與叔譽觀于九原，論隨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見檀弓。

公孫僑 知蔡景侯將有子禍，見左傳。

郈成子 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酒酣而送之以璧；郈成子知衛將有難，右宰穀臣告以其變而託以其事也；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

死之，遂迎養其妻子而返其璧焉。見呂氏春秋。

顏回 知東野畢之馬將佚，見孔子家語。

端木賜 觀邾隱公執玉高魯定公受玉卑，知其將亂，將致疾；於哀公之誅孔子，謂其失禮失名，將不沒于魯，見左傳。

漢高祖 知王陵少戇，陳平可爲助；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安劉，見史記。

漢武帝 册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謀殺霍光，廢帝自立；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通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見漢書。

汲黯 公孫弘爲布被，面斥其詐；又告李息，謂張湯懷詐，御主心，挾賊吏自重，列九卿者不早言，將俱受其戮；息畏湯不敢言，後張湯敗，果抵息罪，見漢書。

方與公 知趙堯奇才，必代周昌之位，見史記。

何武 好進士，獎稱人之善，薦兩龔兩唐于朝，見漢書。

郭泰 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茅容、孟敏、宋果、賈淑，皆以林宗之獎，誘成德。史叔賓、黃允、謝甄邊讓，皆依林宗之貶惜，而卒遇毀敗。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見後漢書。

符融 知郭林宗介于李膺、察、晉文經、黃子艾、小道、破、蓋、空、譽、遠、實，後晉黃果陷，輕薄，見後漢書。

許劭 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目曹操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又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谷有月旦評焉，見後漢書。

仲長統 目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後幹果以叛并州取敗，見後漢書。

何顛 初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又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

見後漢書。

司馬徽 劉備訪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見襄陽記。

龐統 目陸續爲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劭爲駑牛可以負重致遠，見世說新語。

諸葛亮 目蔣琬社稷之器，龐統廖立楚之良才，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曹操遣刺客見先主，與論伐魏形勢甚合，主計客如廟，先主謂亮以爲奇士，欲親近之，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並見武侯集。

郭嘉 論孫策輕而無備，必死于匹夫之手，後策果爲許貢客所害，見三國志。

王脩 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于童幼，見三國志。

陳羣 目王模周達穢德必敗，後二人皆坐姦宄誅；所薦陳矯戴乾皆忠義爲世名臣，世以羣爲知人，見三國志。

傅嘏 何晏鄧颺夏侯玄與同州李豐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後諸人俱禍，卒如嘏言。
見世說及三國志注。

章忠 裴頠張華欲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我恐洪濤薄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見晉書。

衛瓘 見樂廣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青天。」見晉書。

山濤 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見晉書。

羊祜 目王衍云：「亂天下者，必此子也！」見世說新語。

鍾會 王濬沖裴叔則方總角詣鍾士季，既退，鍾謂客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無棄才！」見世說新語。

王衍 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見晉書。

王戎 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王夷甫如瑤林瓊樹，裴頠拙于用長，荀勗工於用短；族弟敦每候，戎輒不見，敦後果爲逆亂，見世說新語。

裴楷 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目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目傅蘭碩江鷹靡所不有，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見世說新語。

褚裒 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于座間默識孟嘉，見晉書。

劉惔 論桓溫伐蜀必克，謂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見世說。

桓溫 目殷浩有德有言，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見世說。

潘滔 目王敦蜂目豺聲，若不噬人，亦當自噬，見晉書。

孫綽 目劉眞長清蔚簡令，王仲祖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仁祖清易令達，阮思曠

弘潤通長，袁羊洮洮清便，殷洪遠遠有思致，見世說。

胡母輔之 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見晉書。

郗鑒 目樂廣道韻平淡，體識冲粹，可謂柔而有正，見晉書。

郗超 傅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見其二子迪及亮，超令人解亮衣，命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卿小兒才名當踰于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見宋書。

劉峻 目劉訐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見續世說。

崔浩 浩嘗私論其近世人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見魏書。

崔玄伯 見高允目曰：「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見魏書。

高允 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不欲，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其上，何以能濟。」見魏書。

游雅 論高允不見喜怒之色，亦矯矯見于風節，見魏書。

北齊高祖 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文宣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兒意識過吾。」見北齊書。

徐勉 目王融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融後果陷法，見續世說。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目杜僧明志大而識暗，狎于下而驕于尊，矜其功不收其拙；目周文育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設猜防；目侯安都誕傲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見陳書。

牛宏 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牛宏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于斯稱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見隋書。

高構 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簪壑凌霄耳！」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足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房杜果為良相，世服孝基有知人之鑒，見隋書。

王通 許門人董常為庶幾之才，溫大雅為隱者，魏徵為自取多福，見文中子中說。

唐太宗 嘗面談羣臣得失，目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曷當無備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

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于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見舊唐書。

王珪 太宗與羣臣謂于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胃；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見舊唐書。

狄仁傑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

用之必盡節于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力也。見新唐書。

張九齡 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及到中書令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見新唐書。

郭子儀 初尙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柩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見新唐書。

裴度 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洞曲，帝尤歎度之知人，見新唐書。

裴行儉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

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見續世說。

裴寬 裴寬尙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僕假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見唐語林。

趙普 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端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見宋史。

李沆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見宋史。

錢若水 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見宋史。

王旦嘗與楊億品評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果如其言，見宋史。

呂誨謂王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于政則疎，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見宋史。石介慶歷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權快；徂徠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鹵。又曰：「琦器魁礪，豈視居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見滬水燕談。

陳瓘知蔡京兄弟之姦，見宋史。

尹洙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何如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鯨流海島，亦不屈。」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見續湘山野錄。

王應麟天祥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

爲對，其言萬餘不爲稿，一揮而成，帝親擢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見宋史。

虞集 胡頤庵記熊伯幾言：危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或問虞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何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見餘冬錄。

何心隱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一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戮之！」天臺入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爲宰相，雖然爲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是字內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螫於江陵之手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旣爲相，不及戮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見張大復文集。

左光斗 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

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見方望溪文集

曾國藩 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福成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鑒！見庸齋筆記。

中篇 實用

第一章 混合之觀人法

古之善相馬者多矣。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脣，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肋，陳悲相股脚，拳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皆相馬之一體者也。至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臯，則尤盡其妙矣。列子載秦穆公使九方臯求馬，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伯樂喟然太息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夫觀人術亦有是焉，摘其大體而略其衆節，取其精華而舍其糟魄，是混合觀人法之長也。蓋一人動靜偃仰之間，其精特之一質，每映現於其外，善觀者識而存之，則美惡不待乎形見，辯訥不徵乎口接矣。顧此種精特之一質，古人或謂之「道」，或謂之

「器」或謂之「神韻」或謂之「才氣」或謂之「識度」或謂之「氣象」皆使人有窮於形況者！
茲取例說明如左：

(一)道 說文道，所行道也；釋名道，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合而觀之道曰「所行道」者，即中庸夫婦之愆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之說也；道曰「通導萬物」者，亦雖中庸即聖人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之說也。「道」字最難釋，而觀人有取於此者則如下：

孟子 死矣盆成括！其人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

莊子 仲尼見之謂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

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後漢書郭泰傳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

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

(二)器 論語云：「君子不器。」上上之才德，物來順應，因事立詞，不能名其器；上中以下，則因其人稟受之廣狹以爲目，觀人有取於此者如次：

論語 管仲之器小哉！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後漢書郭泰傳 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輓；從黃叔度乃

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往稽留，不亦可乎！」

(三)神韻 說文神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人之最精者為神；飛動發越，最為莫測。說文韻云：「和也。」又引裴光遠云：「均也。」人性諧美均和，可謂之韻；神韻收以觀人者，如次：

晉書 王衍神情明秀。

世說新語 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世說新語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世說新語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

晉書 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褻帶十圍，雅有遠韻。

世說新語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裴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樂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論者評之，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儔。

(四)才氣 才者，才性之謂；氣者，膽氣之稱。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且才性之不同也；三日之虎，可以食牛，是膽氣之迥別也。才與氣本可分言，漢以後始并論之。

史記項羽本紀 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史記李將軍列傳 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

(五)識度 說文識，知也，度，法也；人有知識兼法度者，謂之識度。

世說新語識鑒類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適曰：「賴有此耳！」

北齊書 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文宣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兒意識勝吾！」

史記高祖本紀 常有大度。

後漢書馬援傳 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新唐書李密傳 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鞵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

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蹠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

(六) 氣象 物之善感應者，莫過於氣，而有威儀者，可爲象則；故人之儀象可以感應他人者，謂之氣象。

近思錄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人譜類記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

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歎曰：「此是頤不及家兄處！」

綜上所引，其人或聖賢，或為英雄，或為大儒，或為名士，雖有至有不至，而其全部觀察之法，祇一「字賅之」，不必毛舉細事而其人已活躍而出；如道與氣象之所以衡聖賢，才氣識度之所以衡英雄，器局神韻之所以衡名士，雖孔孟復起，不能易也！

蓋嘗思之，中國觀人術在漢以前者，多取分別或比較法，如尚書之「戴采采」，論語之「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分別觀人法也；如論語之論仁論忠論清，荀子榮辱篇之論勇，非相篇之論辯，皆比較觀人法也。至漢之季世，遞晉之初葉，天下大亂，士行無常，好人倫者，既不能懸的過高，而士之求驟進者，朝廷無路，轉不能不乞助清議，故曹操脅許劭求其品目，孫秀浼王戎為之題品，而為之目題者，言切至則懼禍害，言備侗則傷鑒識，故泛應之混合法尚焉！晉人最工平議之辭，蓋有事之如專業然者，其大要為混合觀人語也。如

簡文帝目何晏乃累於理，嵇康儻傷其道。司馬道子目王恭亭亭直上，王忱羅羅清疏。

山濤目阮咸清真寡欲，武詔清白有聲。王濛目劉惔金玉滿堂。王羲之目支遁器朗

神雋。殷仲堪目王羲之清鑒貴要。王濛目殷浩觸事長易。孫綽目劉惔清蔚簡令，

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阮裕弘潤通長，袁喬洸洸清便，殷融遠有

思致。桓溫目尸黎密精神淵箸。謝鯤目王玄清通簡暢，嵇紹弘雅劭長。王戎目山

濤璞玉渾金，王衍瑤林瓊樹，王濟目孫楚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皆妙在片言居要，警策動人；如寫生畫，傳神只在數筆；如短篇小說，精采聚於一幕，此其所長也。至其所短，則文義游衍，真鑒漸殺，浮譽濫施，易成蹈襲，即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清通簡暢，弘雅劭長」諸語，史臣秉筆爲人作傳，幾於人人可施，千篇一律矣！

第二章 分別之觀人法

分別觀人法與混合觀人法適成相反：混合者，力求雋異，語貴簡要；分別者，務耽平實，言尚精確；雖各有所長，而後者常勝焉。自來觀人者，皆事於此。茲更釐訂科條，廣徵故實，敍視瞻，言語，容止，顏色，聲音，形質，好尚，行迹，文字，書畫，食息，家宅，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爲十六例，好人倫者，當不以觀縷爲嫌也。

第一節 視瞻例

曾子曰：「目者，心之浮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視瞻觀人之始，然左氏傳載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謂晉將有亂；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

晉叔向論其將死；則曾孟之前，固有以視瞻觀人吉凶矣。晉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至欲讎殺之；宋劉裕視瞻非常，桓玄妻知其將興，隨末李密自兒時卽顧眄異常，煬帝不敢令其宿衛；宋王安石視物如射，敢當天下；蔡京目精過人，視日不瞬，陳瓘知其必爲巨姦，此皆尋常見於史傳者；足徵視瞻觀人之效矣！茲取舊說有據者，區分七目如左：

一、視遠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二、視下 史記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

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三、傾視 曲禮曰：「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姦。」 呂東萊云：「視流則

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

四、雌視 唐子雄聲而雌視者，虛僞人也。按雌視卽呂覽所謂煙視，婦人之視態也。

五、偷視 人之顯過：見人譜類記定命篇中。

六、邪視 人之顯過：見同上。

七、視非禮 人之顯過：見同上。

觀察各目：視遠者心有異志，必取禍害；視下者守氣已盡，自然致死；丈夫而婦人視者，其性虛僞；而偷視、邪視、傾視、視非禮者，決非秉禮之徒，或懷作慝之心者也；至於溥遍觀察具必然之數者，視瞻非常，目精爛然者，必爲豪傑；視瞻凝重，目精瞭然者，必爲賢良；視瞻閃忽，目精灼然者，必爲小人；視瞻蒿亂，目精矐然者，必爲庸夫；要亦不易之理也。

視瞻辨君子小人之法，檀几叢書宋瑾古觀人法中亦言之，附錄如后：

視瞻尊嚴，氣靜神凝，望之儼然可畏，卽之藹然可親者，在上位之君子也；視瞻平正，神氣沖和，殷然如有慮，抑然如不勝，挺然汗淖之中，淡然世俗之外者，在下位之君子也；眼光爛爛，氣宇深沈，太和之澤少舒，肅殺之機時露者，在上位之小人也；瞻視不常，神氣散亂，遠之無可觀型，近之無可矜式者，在下位之小人也。

第二節 言語例

因言語以觀人，是觀人術一要目也；請究其朔，而述易之「六辭」與孟子之「知言」如左：

易繫辭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孟子公孫丑篇 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

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之辭也！予謂易六辭既爲驗誠之法，則孟子四辭，當亦不能例外，不過孔子作繫辭時，百家未盛，當以觀察言語爲多；若孟子時：天下非楊卽墨，又有告子之論性，許行之事神農，張儀公孫衍淳于髡之聘辯；其人多有著書，則孟子辭而闕之者，非僅言語而已！然言語固不能逃於辭之外也，今可表之如次：

辭

修其內：——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德之人。

修其外：——巧——慙，枝多，游屈——將叛者，中心疑者，躁人，誣善之人，失其守者。

準上表觀之，先民之德行備粹者，不言而信，默而已矣；故孔子見溫伯雪子而無言，蓋觀人者，初不須聽言而信也；其次則觀言而信，卽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之謂也；又次則觀言不足爲信，則論語「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之謂也；最下則見其行而衆皆不信，已軼出言語觀人之範圍矣；修內修外之判如是，觀世者其察之乎！

至如觀人言語可知其人賢不肖智愚禍福者，史例甚多，如左氏傳襄公十四年：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又如史記襄公三十一年：

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年，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與樹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所詔示吾人者，何其深切而著明耶？衛侯糞土之言，無以反歸其國，展鮮入道之對，卽堪奉歸其君；趙孟主民而偷假，應其將死，而孝伯守氣已盡，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也；此皆理之必可信者也。他如驪明貌惡，若非堂下一言，叔向幾與之相失；范睢見王稽，語尙未究，王稽已知其賢；言之關人智愚，賢不肖也如是夫！

言語觀人之效，已如上述，而言語之品類，何自判乎？禮記曲禮「口容止」注，謂無妄言也；王制篇「識異言」而四誅中及言語者，爲「言僞而辯，順非而澤」；大戴禮有「惡言」「忿言」「流言」「煩言」之屬；韓詩外傳論辭有「隱」「諱」「移」「苟」之分；子部中如鬼谷子有「佞言」「諛言」「平言」「戚言」「靜言」之別，所稱益繁矣！愚意古之所謂言語，至誠而已，言而不誠，遂至競巧；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論語云：「巧言令色，鮮矣仁！」皆巧言之是惡，未嘗定巧言爲何言也。蓋巧言者，美言也，美言不信，諂人者，讒人者，罔不由之；巧言者，行詐也，一切敗德之行，罔不從之；吾人觀人言語，惟取其無巧言而已矣！

宋瑾古觀人法亦有言語定君子小人之說：

言近指遠，簡潔清越，隱惡揚善，形之自然，溫厚和平，發之天性者，在上位之君子也；言語拘謹，不苟言笑，恥矜己之長，樂道人之善，不文己之過，不訐人之私者，在下位之君子也；言語奸深，窮見事情，議論風發，傍若無人，時有操縱，學博澤順，己不知非，人不能難

者，在上位之小人也；言語無序，辭煩理寡，隨人上下，輕變鮮實，聞人闐闐暗昧，則津津有味，見人道德仁義，則苦苦排擊者，在下位之小人也。

第三節 容止例

容止者，容貌舉止之謂也。大戴禮少間篇云：「堯取人以狀。」孝經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曲禮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其說由來尙矣。漢書五行志載貌不恭之咎有十，而言舉止者三，其言雖多拘瑣，然爲衆人垂戒也深矣。茲備見於左方：

一、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曰：「莫蹠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蹠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蹠縊死。

二、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身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三、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七年，卻氏亡。

四、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五、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六、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

（已見本章第一節視瞻內視遠類）

七、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八、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赦，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放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爲世子般所殺。

九、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十、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聽攻季氏，兵敗出奔，死於外。

十一、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詳見本章第一節視下類）

十二、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今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十三、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觀上所徵，容貌敬則吉，反是如惰，傲，驕，替，則有咎；舉止端則吉，反是如步高，足高，失位，則有咎，此論一衷於理，非說五行災異者可比；特論容貌處較舉止處爲多耳！然如後漢書載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三國志注管輅謂鄧颺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續世說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無慚色，高帝嘗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則并論舉止者也。

容貌舉止，人之顯美顯惡，必著於外者也，然有人事天才存焉；孔子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論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澹臺滅明及顯孫師，其威儀容止必有過人者，而孔子有失之子羽之言，曾子有難與爲仁之歎，蓋僅有天才而不加以人事者也；自非孔曾，何足知之！後世皮相之士極多，尤在容貌；小夫儂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服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人之見者，莫不悅而愛之；及與爲友則交不終，其

事則功不舉，欲與剛毅木訥者效能程用，蓋難矣！更有用內史叔服豐下必有後類似之說，觀人者：如唐李勣遣將，必奇龐福艾，近世曾國藩亦審視員弁福量之厚薄，以爲任之大小，其事雖偶有合者，究不可以爲訓；不知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其衣，卒定白公之亂，名聞後世，見於左傳；沈攸之初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攸之形陋卻之，而攸之卒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專擅閫外甚久，見於宋書；是蓋以相法論人容止多難取驗，亦非吾書所欲涉及者也。

容止辨君子小人之說，宋瑾亦有論列，殿附於後：

立如喬松，坐如山嶽，進如日朗，意氣垂豫，不疾不徐，退如水流，步履安詳，不蹶不逆者，在上位之君子也；立容如齋，坐容如尸，進見厚實顯榮之人，不覺浩浩落落，步履蹇謬，別去單寒微素之士，不覺依依遠遠，步履徘徊者，在下位之君子也；於衆人屬目之地，坐次故爲莊嚴，於叢人廣坐之中，進退故爲舒泰，一揖一供，骨軟臀蹲者，在上位之小人也；坐起不正，手足屢搖，進見則惶顛駭愕，舉止失措，退去則急遽無狀，肩背俱忙者，在下位

之小人也。

第四節 顏色例

大戴禮記少問篇稱：「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使觀人術果有進步者，則認舜之觀色，勝於堯之觀狀可也！說文：「顏者：眉目之間也。」色者：顏氣也。「昔邴邴能視盜，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管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而韓詩外傳亦言：「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是顏色之本說也。然顏色爲面之總稱，眉目之間，特其著者耳！

觀色之法，說之最精者，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中，其論云：

「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怫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蠱然而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

色不聽也」

其次則爲劉劭人物志之八觀篇：

「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是故其言甚憚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能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掩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

觀色有驗於史籍中者，推帝王世紀爲始：

帝王世紀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取。」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

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輟，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觀色可取驗於子籍中者復如次：

呂氏春秋精諭篇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

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

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

「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

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中略）晉

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

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

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敝戎車，卒士以待之，

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僮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虛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觀上所徵引，顏色之不可掩違也如是，然容止亦不能無所關焉；如齊桓將伐衛而足高氣彊，將伐莒而口吁舉臂是也。蓋色者，人之精也，容者，人之粗也；容不俟色，則土木其形，非道家者流，杜其德機，卽大姦之人，深自掩蓋者也；色不俟容，則附麗無著，非病狂之人，笑號無端，卽飛妖之輩，精魂離囊者也；故容賴色以彰，色依容而存，好人倫者，可絜比而觀也；莊列諸書，善言有道者之色：如「老聃新沐，慙然似非人」，鄭巫觀壺子，謂「見溼灰」。

皆至人自忘之極，幾無色徵於外也；論語鄉黨篇亦備記孔子容色，昔人謂之活畫孔子；今觀其語，如「恂恂如也」、「侃侃如也」、「聞聞如也」、「色勃如也」、「怡怡如也」、「愉愉如也」、「必變」、「必以貌」、「必變色而作」等，洵聖人動靜變化之極則，而悉可徵之於色矣！戰國田光善論勇者之色，謂「夏扶血勇，怒而面赤，宋意脈勇，怒而面青，武陽骨勇，怒而面白，荆軻神勇，怒而色不變」也。漢劉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晉王戎與嵇康相處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怒之色；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宋呂端在朝，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此並德器深遠，賢哲備偉之流，以視常人之色，聞一人之譽而喜，遭一夫之毀而怒，受微寵愁愁若驚，蒙薄辱厭厭欲死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矣！

宋瑾顏色可以鑒別君子小人之法，亦見如左方：

喜怒不形，寵辱不驚，處危難而性情閒暢，聞毀譽而顏色不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在上位之君子也；怒不至洸，樂不至極，不逆將來之得失，而乍慍乍喜，不億未至之榮

枯，而或欣或戚者，在下位之君子也；喜怒徇情，恩仇分明，好執小數，操切上下，執拘驕縱，喜同惡美，患得患失，色厲內荏，恥言微時，羞稱故步者，在上位之小人也；聞聲即駭動，遇事如風發，好夸己長，恥聞己過，是之則喜，非之則怒，預測豪華而神飛，時擬高位而色變者，在下位之小人也。

第五節 聲音例

大戴禮少間篇云：「湯取人以聲，」文王官人篇六徵中始言「聽聲處氣」之法，人物志九徵篇亦稍論之，茲先後表之如左：

文王官人篇 初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于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

人物志九徵篇 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

律呂，有和平之聲，有消暢之聲，有回衍之聲。

人聲之不同，如其心氣，采聽其聲而處斷其心氣，人之智愚賢不肖，可知之矣！成人固然，即嬰媿之子，精質未充，而才性之美惡，亦不難爲識者所知也。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其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勿視，而楊食我果以助祁盈，覆羊舌氏之宗；又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其語亦驗。晉書桓溫傳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後果以雄武專朝，窺覲非常，皆其證也。觀聲之說，古人所罕談，難以悉喻，然吾人所共知者：男子心氣剛，故其聲舒壯，女子心氣柔，故其聲溫媚，老人心氣已耗，故其聲弛緩，孩童心氣始滿，故其聲迅脫，以此類推，亦可知也。

竊又論之，匪惟聲音可以觀人如是也，卽樂器爲人所調弄者，亦未嘗不可以觀人也；聲音發自喉舌，聲籟發自樂具，喉舌樂具雖有不同，然其內心之所激發則一也。論語「孔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磬磬乎！莫己知也已！深則厲，淺則揭。」呂覽季秋紀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後漢書禰衡傳，衡擊鼓爲漁陽參搗，蹀躞而行，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觀此四事，兩爲擊磬，兩爲擊鼓，心氣之發露，莫不畢然，足徵調弄樂器，其聲籟亦足觀人必矣！或疑此爲伎工之事，藝之精練者，音節聲籟，皆可襲取，何以相別？不知人惟知樂，而不以樂工爲業者，其精爽始足流露；否則天下之樂工多矣，媿然應人之役以求食，身且自忘，寧有心氣以示人耶？

第六節 形質例

人形著於五官其質稟於五行；五官之說，若荀子以耳目口鼻，心當之，七經緯纂以目鼻，口耳，竅當之，隋書劉炫傳以兩手及口耳，目當之，至不一也！五行最初見於尚書洪範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兩漢以來，雅儒術士，莫不因之，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麗之，而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聖賢凡愚莫不視其稟受之多寡全偏以爲差別焉。中國舊籍論氣質者，習用五行爲說，非若西方心理學家目人爲神經質多血質膽液汁黏液質四者之易曉也！茲引舊說明五行與人之形質關係如左：

子華子大道篇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下而排上，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怒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于抵而銳，其神捐束而無當，人之樸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鏗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闕疏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

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媼媼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之氣喜明也，木之氣喜達也，金之氣喜辨也，水之氣喜藏也，土之氣喜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七經緯纂

五藏：肝仁，肺義，心禮，智腎，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

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入氣也；心所以爲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脾陰在下，禮有尊脾，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者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

上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則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滯。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嗜，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

右所采者，如七經緯纂最有趣致，蓋善言五行與五藏五官五常關係者，莫此若也！愚復爲之證論如次：夫目，口，耳，鼻，竅者，人之外形也，仁，信，禮，義，智者，人之內質也，依七經緯纂所論，則目容端者，其人必近仁，口容止者，其人必近信，頭容直不側耳而聽者，其人必守禮，此與曲禮之說，可相印證者也！鼻在母腹，最先具形，充奮獨前，有似於義，故鼻形大者，其人必好義；竅在人體，最後通洩，男子十六始精通，女子十四而化。盈科而進，有似於智，故其人縱慾過度者，必不

智；更以書傳所載爲吾說之順證或反證焉。晉書苻生傳：「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

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可知苻生之少一目，卽五行木之賦與不全，其性好殺，卽不仁之徵也。宋人筆記稱「歐陽修耳白於面，名聞天下」，歐公好文章，勤諫諍，心力甚長，爲宋大儒名臣，豈非五行之火秉受獨厚，而彬彬有禮者耶？淮南子云：「皇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馬喙者，口之異徵，故至信而有合於五行之士也。漢書陳遵傳：「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攷諸公之間，俠者以遵爲雄，俠者好義過甚而不入道，蓋鼻大爲五行金之賦與獨厚，故好義不止也。諸葛武侯集誠外甥書：「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中略）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合觀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是孔明之娶醜婦，其爲絕情欲可知，彼號慧男子，淫于色，如伶玄飛燕外傳所論者，蓋亡國敗家喪身之流，有

小慧而無鉅智者也！此愚因五候以證五常之說也。

又前所采子華子大道篇之說，如金宿于肺，鏗訇而不屈，罄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闊疏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一節，亦有一證，蓋士緯新書稱「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是其類也。

形質觀人之說，總呼二書所論，以目，鼻，耳，竅，口爲仁，義，禮，智，信，似不可易矣！然漢末劉劭人物志九徵篇則以骨，筋，氣，色，體，爲仁，義，禮，智，信之表德，頗持異論，亦足自圓其說，特錄置如後焉：

人物志九徵篇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寒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

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火之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

第七章 好尚例

劉孔才論人之質量，以中和爲貴，而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無所好亦無所惡也；自世之人，性有偏嗜，而後人材不得其全：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視其所好尚而定其流品焉可也！
莊子徐無鬼篇之論曰：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客，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返，悲夫！

劉孔才人物志八觀篇亦云：

「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辯士樂陵訊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扞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扞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

蓋有好尚，則有喜戚，因其喜戚之所嚮，足已知其人何如矣！至於好尚之甚，心爲之蔽，則昏迷瞽亂，爲其所好之物所攝，如關尹子五鑑篇所論：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憂幽者，沈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

綜觀諸論，由好尚一端以觀人倫，可得如下結論：

- 一、有好尚者，其人才性必不全備。
- 二、觀其好尚，可知其人品。

三多好尙者其人性必雜亂而無所成。

四、好尙之甚，心爲之蔽；其人言行必因之而不中正。

更就史乘以稽好尙之得失：則如漢高祖初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及入秦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近，范增謂其志不在小，此先失而後得也！晉周顛以雅望非常，少獲盛名，後頗嗜酒，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謂爲鳳德之衰，卒以酒失遇禍，此先得而後失也！他如無關得失而可以觀人者：桓溫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日久，陰襲既厚，地復奇險，恐不易克；惟劉惔云：「溫必能克！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又支道林在當時有器朗神儻之目，世說載其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儻！」讀此亦可知其爲人矣！

第八節 行迹例

本章本節以前所論如視，言，容，色，質，聲，好尙，皆人之自然發露於外，耳目接而即知者，

若行迹則不然；行迹，猶言行事之迹也，有詳試而後可知者，有直待事後而方可明者，非一時所能決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抱朴子曰：「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交，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

行品篇 孔子之書，葛洪之論，皆以試為觀人要法，茲備引詳試之說，可資參校者如次：

大戴禮文王觀人篇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慄懼也，考之以觀其信，絜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蓋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

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六韜六守篇 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莊子列禦寇篇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文子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

呂氏春秋論人篇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

韓詩外傳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

心書知人性篇

夫知人之性最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辨而觀其變」，三曰：「恣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文中子中說天地篇 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

餘冬錄

王導辟王述爲中兵，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於辟述之初，宜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爲導之間欲以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尙未知名，導徒以門第辟之，人固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默會導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秘，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爲三秦豪傑

也，溫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已心知之矣！復有此問，亦聊以戲之耳。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庾公問王敦：「卿有四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入！」又問：「何者是？」敦曰：「自有公論！」溫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之，而溫遂以江東無卿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世論者乃譏溫不識人，溫何嘗不識猛耶？

至如詳試之法，有所未盡，則惟有待事實證明而後知，所謂論定於事後也；事後觀人，有如水落石出，雲開峯現，見者知其然，不必家喻戶曉而後知之矣！不過此說在觀人術中最鈍：人人須待事實證明，而後可知，則亦何勞有觀人術耶？然觀人事後，究非蓋棺論定可比，人至蓋棺，其賢愚善惡，是非得失，蓋不待智者而知，雖其人之宗戚鄉黨傭奴傅婢皆知之矣！故觀人事後，亦聊可論也。

觀人事後，史證甚多，茲僅取四人說之如左：

(一) 高共 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談私于韓魏，與韓魏合謀。

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二) 毛義 廬江 毛義以行義稱鄉里，南陽 張奉慕名往候，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連徵不起，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三) 曹敞 平陵 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世人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焉。

(四) 山濤 陳郡 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立異，受而藏于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綜觀四事，始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侯生之論，有待此以爲印證矣！

第九節 文字例

文字由人類靈感及技術孕合而成，凡思理之密，氣機之暢，形式之美，辭語之工，莫非其人之全部表現，故吾人一究文心，文情，文理，文氣，文采，文華，文品，文致諸詞語，而作者之心情，理氣，華采，品致亦隱然躍現其中矣！以文字觀人，漢以前多不道，有之自魏文典論。文心，典論，論文稱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略有以文衡人之意，然不詳密，至梁劉勰文心雕龍出乃爲最備矣！茲撮其要論如左：

文心雕龍體性篇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

潔而體清，長卿誕傲，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頰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文心雕龍神思篇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隋文中子王通，河汾間大師，不以文章自名，其觀文士之行以文之說，似尤出彥和之上，茲摘錄中說事君篇一則如左：

文中子中說事君篇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人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唐以後多以文章取士，以文觀人，尤稱徑捷之法，茲並錄見一二於左方：

唐語林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公瑾亦無所成。

續世說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雖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中語，居即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唐才子傳

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及進士第，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爲詩意浮豔，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狀極戎旅，奇造往往並驅江鮑；然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

唐才子傳

李季蘭，字冶，以字行，峽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翰墨，善

彈琴，尤工格律；當時才子頗誇纖麗，殊少荒豔之態；始年六歲時，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卻，心緒亂縱橫！」其父見曰：「此女聰黠非常，恐爲失行婦人！」後以交遊文士，微泄風聲，皆出乎輕薄之口；時往來剡中，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嘗有詩戲之云：「天女來栢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其諠浪至此！

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餘冬錄·胡頤庵記熊伯幾言：危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或問虞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夸，事業何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顏之推文章篇云：「自昔文人，多陷輕薄！」又爲之推論其故曰：「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操持，果於進取！」其論雖就文體爲言，然都市價

子未知吮毫，亦解竊費無操；閭井豪劣，不能伏案，亦識傲慢鄉里；豈必文人，然後爲惡乎？即如本節所引，李治幼沖，未嘗曉文章之體，而詠薔薇詩，脫口輕豔，其父卽知其將失行；危素晚節，豈嘗困於文章之體，而入京之文，傳誦多夸，虞集卽知其難以忠顯；觀人者當觀其心性如何，使必咎文章之體爲文人無行之故，則亦曲矣！

第十節 書畫例

揚子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書之足觀人心性也，可知矣！漢律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唐時選舉重書，書以楷法逾美爲尙，故中國士民所常習者，莫書若也！六法爲畫學所宗，雖起于南齊謝赫之時，然伏羲之易，當以圖觀，見於困學紀聞，蓋有以畫先於書者矣！中國書畫，實源同而理通，歷時既久，成爲人生藝術之一，其表現人之心性，不言而喻；茲擷錄其切于觀人者數則如左，評者可自參之，不更求旁證焉：

孫過庭書譜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

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暉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義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曾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又 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適，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乎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失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滯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子觀旻舞劍，見出沒神怪，旻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劍器，張旭見之，因爲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米芾畫史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面深爲面，墨淡爲背，自與

可始也！作成林其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礴也。

劉學箕方是閒居士小藁

侔揣萬類，揮翰染素，雖畫家一藝，然眸無鑒裁之經，心

胸有塵俗之氣，縱極工妙，而鄙野村陋，不逃明眼，是徒窮思盡心，適足以資世之話靶，若不畫之爲愈；今觀昔之人，以一藝彰彰自表于世，皆文人才士，非以人物，山水，佛象，鬼神著，則以樓閣，花竹，翎毛，走獸，顯。蓋未有獨任一見，而得萬物之情，兼備諸體，而擅衆作之美；雖張僧繇，吳道子，閻立本，諸公，不能之，況萬萬不及此者，自謂能之可乎？古之所謂畫士，皆一時名薦，涵泳經史，見識高明，襟度灑落，望之飄然，知其有蓬萊道山之丰俊；故其發爲豪墨，意象蕭爽，使人寶翫不置，今之畫士，祇人役耳！視古之人，又萬萬不逮也！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

「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凜雪未盡，卽日對丘壑，日

摹妙蹟，到頭只與髦采坊慢之工爭巧拙于豪釐也。

張浦山論畫 大癡爲人坦易灑落，故其畫平淡而冲澀，在諸家最醜；梅花道人孤高清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峭逸，刊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于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其書畫嫵媚而帶俗氣；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第十一節 食息例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詩伐木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衣食者，口體之奉，所以蔽形充腸，設以不若人爲恥，或瑣瑣焉以一飲食之微而與人生罅隙，其譏趣之卑陋，蓋亦極矣！

文中子中說事君篇載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其宴賓無貳饌，文中子隋末大儒，一衣一食，皆淳樸如是；唐

之有天下，其門人之功過半，貞觀風俗之美，或以此啓之乎！後世惟司馬溫公得此意，宋人書載溫公語云：「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盜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世說新語亦言：過江初，拜宮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宴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爲固之豐華不及曼之真率，夫衣食有度，本以習儉，宴饗之禮，所須存真，不真則爲僞，僞乃涼德，不儉則爲奢，奢每不遜，曾謂衣食之微而無關大體乎！至於過爲儉約者，亦可見其人之矯飾不近人情也，則如西京雜記所載公孫弘待故人高賀事：

西京雜記

公孫弘起家徒步至爲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名譽，有故人高

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飯布被？吾自有之！」

弘大慚，賀告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麻象，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始疑其矯，弘爲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宋瑾古觀人法亦有以食息觀人一則錄如左方：

飲食寢處，情閒性適，淡泊寧靜，隨其可遇，不論窮達，安頓自然，在上位之君子也；列鼎重茵，情志不快，曲肱飲水，寤寐皆安，審乎義命之真，不故拂人之情者，在下位之君子也；厭常喜新，得新捐故，過爲汰侈，與脫粟布被，不近人情，過爲矯飾者，在上位之小人也；作客則狼吞未饜，作主則虎視其餘，膏粱莞簟以奉口體，蔬食藜藿以給尊親者，在下位之小人也。

抑有進者，食息之間，所陳之事，非僅僅如此已也！孟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曰：「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夫言「大欲」與「養」，衆人固不能無適樂于其間，嘗讀世說新語惑溺門載「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于世。」竊以爲今人韓房之好，如荀奉倩者亦多多矣！甚者

結褵未久，形神交瘁，白頭未賦，素旄遽飛，此其於食息間非小疵也！更有未婚少年，好涉遐想，晝間所見，夜結於夢；或屢召宵寐之變，必漸成羸瘠之躬，此等人壽登四十爲幸，藉令不至天亡，體力早耗，必成早衰，卽遇大事可爲，亦無精膽赴之；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決無成就之時，觀人者亦不難一目而知也！

第十一節 家宅例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省其居處」語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皆家宅之謂也。日知錄家事則云：「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問范武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國語載公文伯之母之言云：「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家事二字，復見于此，是時公文歟爲魯大夫，而敬姜則績於家也；漢書張安世傳

稱：「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核論兩事，昔之公侯大夫之家宅，實以勤儉二字治之，返觀今之擁中人之產者，已多奢侈自放，不欲事操作矣！

日知錄集釋家事則注亦有覘家之興廢一則，錄如左方：

覘有家者之興廢，當論其德：如醇謹勤儉者，必興；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與廢相倚；短布單衣，華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恆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

清周文煒著有觀宅四十吉祥相一文凡四十則，以其時移事異，僅采十四則於后，爲家宅觀人之舊例焉：

一、案頭無淫書。

二、架上無整齊書。按謂非皮藏爲美觀者。

- 三、外無狡童。
- 四、內無老婢。婢長成卽遣嫁。
- 五、不呼優人同坐。
- 六、紙牌不入手中。
- 七、不奴隸疎族窮親。
- 八、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 九、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 十、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雖未必實行，究勝眼口不存者。
- 十一、口角無閨門事。
- 十二、凡夢俱可告人。
- 十三、內聲不聞於外。
- 十四、坐定不問新聞。

第十三節 父母例

父母兄弟妻子謂之六戚，呂覽論人篇所以觀人也，孔叢子居衛篇云：「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中庸云：「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忠於君，猶今之忠於國也，不能事父者，必不能盡力於國；事父母以誠，交朋友亦以誠，不能事父母者，安能接友；此皆理之絡驛相逢者，而大戴禮曾子大孝篇說此尤爲切至，得此可鑒觀鑒之說矣！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

至觀人事父母以知其人，史傳尤夥；蓋昔者中國以孝治天下，士有百行而孝爲之先，羣德庶業，卽謂以此立之基，亦未嘗不可也。

禮記檀弓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論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孟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後漢紀孝靈皇帝紀

陳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獨

釐膝危坐，郭泰奇其異，請問舍何在，因寄宿，容明旦殺雞作食，泰謂之爲己也，容分半食，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飧，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

三國志陸績傳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大戴禮曾子大孝篇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

文中子中說魏相篇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第十四節 兄弟例

兄弟同根共氣，方其幼時，寢食與同，保傅是依，親訓是式，彼此習性無大異也；及長而遊學四方，師各有受，聘各有婦，餐各異饗，於是途軌漸分，行事固迥然有別矣！故以兄知弟，

因弟測兄，逆億或有中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又曰：「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故因兄弟以觀人，必在其人幼沖之時矣。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卹，由近及遠，從本遞末；蓋能孝于父母者，始能友于兄弟，能友于兄弟者，始可與言睦、鄰、里、愛、姻、戚、信、朋友、卹、有、憂、也；苟其人友兄弟，如有未至，則其事父母亦必有所未盡，而睦、婣、任、卹更非可望，以此類推可知。

兄弟之可資觀人者，亦錄二則如后：

三國志諸葛瑾傳注

孫權報陸遜書云：「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

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此言足貫神明，今豈堂有此乎？」

大唐新語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

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第十五節 妻子例

妻子在六戚中關係最切，蓋夫妻居室，人倫之大統，隱微之際，必有忽不及持而流露者也；子息主慈愛，古人或喻爲舐犢之情，或陷有嬰兒之癖，人蓋有不能爲孝子，而未有不能爲慈父者，故拊畜之際，未嘗不可用爲觀鑒也。

妻者，齊也，有兄弟之義；兄弟以敬愛爲則，夫婦處幃房，接牀第，愛則至矣，而莊敬之道爲難；史傳所載其妻甚敬其夫者，其夫必爲賢偉可傳者：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

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後漢書梁鴻傳 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後漢書樊英傳 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夫婦如朋友然，善其始者，不必善其終，常人無行，故有因色衰而愛弛，值富厚而忘舊者；此中譽名之盈虧，德行之消長大矣！其證如次：

後漢書馮衍傳 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增嬖于時。

後漢書宋弘傳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後漢書黃允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而黜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父之於子，本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故愛憐者，天性然也；然末重則本傾，人蓋有過愛其子息而自陷於不義者，反是則自厚而苦其所出，亦有殘息胤而貪遂功名者；史乘所載，兩塗爲多，皆遠過其中者也，觀人者可徵而知之！

前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

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見；陛下宜修政事，善以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管子戒篇 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

韓非子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第十六節 朋友例

父母兄弟妻子多以天合，以天合者，人所不能離也；惟朋友則以人合，以人合者，己之所好則從之，己之所惡則去之；故薰蕕不共器而藏，荼薺不同畝而育，以其所從而類別之，則觀人之要術也。觀人以其友，如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之「省其出入，觀其交友」，論語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孟子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皆理之固然者；韓詩外傳則以相人之友覘其家國，尤論之最溥者也。

韓詩外傳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于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

交友可觀人才性，其得失可論者如論語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不矜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蔡邕論曰：「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夫子蓋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也。」又如說苑載孔子之言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蓋交濫者寬，交隘者褊，好與賢己者處故進，好說不如己者必退也。

商師論交之後，有孔子順之不交不德；見孔叢子

朱穆之絕交；見後漢書

趙壹之刺世嫉邪；

見後漢書 劉廙之刺矧合；見嚴可均所輯全三國人

劉峻之論五交三聲；

見文選

茲撮其語意以爲觀世者

鑒焉

一、不交不德 東里閻空腹日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以東閻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慝，非大丈夫之節，無益於德，故無意接之也。

二、絕交 朱穆以世交不敦於業，不忌於君，犯禮背公，以相追從；上者爲孺子之相愛，下者乃蔽過竊譽，去義求利，贍私輕公，故不如絕交，尙可執子道，行臣事，思昔言，補往過，蓋謂無所廢則無所興也。

三、刺世嫉邪 趙壹痛當世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其相友也，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故寧飢寒乘理而死，不願飽暖違義而生也。

四、刺矧合 劉廙以交友本在得賢，而世人交者，不審擇人，務鳩合黨衆，華而不實，攪世沽名，誠其弟，偉勿復與此等人通。

五、論五交三疊 劉峻憫任昉，語孤流離海南，而昉友到，溉諸人曾不紓救，故作廣絕交論。陳五交三疊之事：五交者，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三疊者，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也。

總觀各說：交道榛穢久矣！今世之交，軌轍尤紛；聲折貌敬，言甘如醴，賈術於世，孳孳求利，各得其所，交易而退，是曰市交；倏忽往來，言議登耀，汝詐我虞，刺間窺要，小貴自恣，絕河

登嶠，是曰魅交；紅裙勸醉，珍肴滿案，搏蒲啖嘯，鐘鳴夜半，胡然而聚，胡然而散，是曰狗彘之交；交言剽佛老，談合文詩，鼎彝翫日，山水荒嬉，雕繡無質，德教安歸，是曰浮虛之交；凡此四交，人各一族，不知其人，視其所友，吾人所知者，如是而已！

檀几叢書古觀人法亦載以交接定君子小人之法：

相見平淡，久而彌旨，道傍相值，閒何有餘，不自揮霍，耐人尋味者，在上位之君子也；丰骨稜稜，使人落落難合，胸次噩噩，一似平平無奇，究之氣誼感孚，終始不渝，厚薄親疎，分寸不失者，在下位之君子也；暫時晤對，情疎貌親，久處盤桓，面從腹誹，猝遇貴人，風馳雨驟，遙逢故舊，脫兔驚鴻者，在上位之小人也；親疎反常，厚薄倒置，甘旨不供父母，齋德以養尼僧，酒肉以結豪狂，干戈以傷同氣者，在下位之小人也。

第三章 比較之觀人法

混合觀人法與分別觀人法；皆就一人之才性如何以爲言者也。至比較之觀人法，則有二目：一爲理論的比較；先立人品標準，然後以其人合之，使可歸宿；如常言某爲君子某爲小人是也；一爲實用的比較；卽比絜二人之長短優劣以爲言；如云某事甲勝乙，某事乙勝甲是也；茲分敘爲二節如下：

第一節 理論的比較

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夫善惡貴賤爲毀譽之名，固矣！然孰毀孰譽？不能無故而施，善惡貴賤不可無因而得；則比較之說尙焉！蓋善者惡之反，貴者賤之反，善

貴與惡賤不相比較，則不能生也。愚前論觀人術出自名家，今尤以理論的比較觀人法同於尹文論名之第二科，凡智，愚，聖，凡，忠，佞，勇，怯，辯，訥，等，皆善惡貴賤之類也。

人倫名號之比較，孔子家語，荀子文子韓詩外傳論衡中皆見之，而最備於劉劭人物志之流業篇，茲以次表之如左：

甲、孔子家語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一) 庸人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

(二) 士人 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

(三) 君子 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

(四) 賢人 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乎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貧病。

(五) 聖人 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

乙、荀子 不苟篇云：「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

(一) 通士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

(二) 公士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

(三) 直士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

(四) 愨士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

(五) 小人 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丙、文子 微明篇分人爲二十五品，五等別之，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上五) 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

(次五) 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

(中五) 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

(次五) 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

(下五) 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丁、韓詩外傳：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一) 俗人 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

(二) 俗儒 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己，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

(三) 雅儒 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

(四) 大儒 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

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若合符節。

戊、論衡 超奇篇云：

(一) 儒生 能說一經者。

(二) 通人 博覽古今者。

(三) 文人 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

(四) 鴻儒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

己、人物志 流業篇云：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

(一) 清節家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如延陵晏嬰。

(二) 法家 建法立制，彊國富人，如管仲商鞅。

(三) 術家 思通道化，策謀奇妙，如范蠡張良。

(四) 國體 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如伊尹呂望。

- (五) 器能 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如子產西門豹。
- (六) 臧否 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如子夏。
- (七) 伎倆 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如張敞趙廣漢。
- (八) 智意 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潛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如陳平韓安國。

(九) 文章 能屬文著述，如司馬遷班固。

(十) 儒學 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如毛公貫公。

(十一) 口辯 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如樂毅曹丘生。

(十二) 雄傑 膽力絕衆，材略過人，如白起韓信。

細察諸書所比較之人倫名號，由簡入繁，由泛歸實，雖增哲之見解各殊，然人倫之流別，大抵不出於此；如聖庸以質分，君子小人以德分，士農工商以業分，雅俗以學分，十二流業以才之全偏分，其間雖偶有未合，然皆具至理者也。惟觀人一術，於君子小人之分，尤應

重視，宋崔與之論人才云：「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慎辨其爲君子小人而已。」即知此意者也！君子小人之稱，屢見於周易論語諸書，而溫公通鑑於論智伯事，以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尤爲語簡義富；觀人者可取法焉！夫天壤間人數浩穰，接識豈易，使能別斯二者，已足用才取士推呢結友矣！

劉孔才人物志流業篇分別人品，極有意向，又其就德、法、術、三材考其全偏，論次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八品，尤爲比較觀人之要法，茲以表釋之如左：

第一表

術家	法家	清節家	體別
		○	德
	○		法
○			術

第二表

術家	法家	清節家	體別
↓	↓	↓	體別
智意	伎倆	臧否	德
		△	法
	△		術
△			

器	國
能	體
△	○
△	○
△	○

附注 ○爲全備符號。

△爲具體而微符號。

如上第一表：德法術之全備者，謂之國體，國體猶昔人所謂天下才也。文武兼資，出將入相，無施不可；德法術具體而微者，謂之器能，器能者，猶言國器，可當方面之寄，如漢之賢方伯是也；清節家，法家，術家，各得德法術之一才，各足名家匡世；蓋清節家能正風俗厚德化，其所去留，猶將輕重其國者也；法家創制大政，隨時損益，其所建立，必能致國富強者也；術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以術輔世，而無死亡者也；至第二表：臧否則由清節家減損而成，維德是依，而器稍褊；見善觀惡，終身不忘，其人爲政，則可爲昔之御史臺諫，在學則可如今之批評家；伎倆則承法家之意，法制之才不全，然可爲能吏，在官有聲，人不敢欺；

智意得術家之一長，有濟變之才，而無堅確之操，不能自善其身如術家然也。此八體比較可知者也。

八體之外，復有文章，儒學，口辯，雄傑四品，似無所附麗者，愚參究其故，覺儒學，文章，雄傑，三者，猶與德，法，術，有些微關涉，而於清節，法家，術家，則失其精而得其粗者也；若口辯則望見臧否尚不可得，與德，法，術，三才更無一毫關涉矣；何以言之？清節家德行高妙，儀止可法，其所行事，闇合經典，即象山六經皆我註脚之意，豈可謂之不通於儒學；然其人矩範，足爲人師，不僅僅以經師自見也，如祇能爲經師，不足爲人師，則儒學是已！法家創制立法，豈能離文字；然其製作，皆經國之良謨，人不能以文章家目之也，如無經國之創制，祇能屬文贊述，則文章是已！術家策謀奇妙，戰則必勝，攻則必取，豈非雄傑所慕？然而不以雄傑名者，其人曉陰陽，通治道，非徒如雄傑，僅有攻城略地，擐旗斬將功也；故僅有戰陣之功者，雄傑是已！臧否者，好尚譏訶，豈能無辯？然所據援者，非道即學，不同口辯者，辭有餘而理不足也；故僅有辯給之才者，口辯是已！此余所以論儒學，文章，雄傑，與德，法，術，猶有些微關涉，而口辯則與三才絕

無影響，不過形似臧否而不至者耳！才未盡之緒，或在於是，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第二節 實用的比較

實用的比較觀人法，以某事或某種行為鑒衡兩人之優劣長短者也。此法極無巧思，惟須審察事實而已。事實昭然，衆人共見，然後兩人之優劣，呈現目前，不必俟智者而後可知也。此法有似於本篇第二章第八節之「行迹觀人法」，特行迹只觀一人，而此則比較兩人耳！實用比較觀人法，惟取故事證明如次，不復贅述！

世說新語德行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世說新語方正類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一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

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晉書阮孚傳 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世說新語雅量類 過江初，拜官與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客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及曼之真率。

世說新語賞譽類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准與裴頌樂廣友善，造見之，頌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傷。

世說新語品藻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

已！既出，坐客問謝公曰：「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最者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下篇 評論

第一章 觀鑒定奪之需要時期

人難知乎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嚙，孔子爲之下車；見說苑
人易知乎？子貢始事孔子，自謂勝之，見劉子王濟家有名士三十年而濟不知；見此說新語故言人之難知易知皆難，而觀鑒定奪期間之淹速，亦至不一也。古觀人者，接於目而喻於心，其法不傳；故決定人品之需要時期，必不可知；漢以後始稍稍有論之者；如

韓詩外傳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事而信之。

129
是就其外而決定觀鑒之手續者也，形貌，言語，行事，人之必可徵於外者，此說極平實可信。

更如

人物志

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

是就其內而決定觀鑒之手續者也；道德、法制、策術三材者，無特徵於外，不能一望而知之，故談必三日而後可明；是知全德之人難知，偏材之人易曉，中和平淡之器難窺，狂狷豪儂之士易識，賢者難測，而俗人則易量也。

觀鑒定奪時期，究以何者爲程限乎？愚嘗考驗諸書，其數三者常勝。汪中曰：「三者數之成也。」（見述學）三者，參也，以相參也，一則過於單子，二則尙可游移，三則觀之反覆，可參考而信矣。故三面旣以觀人，三日亦以觀人，三十日亦以觀人，三月，三年亦以觀人，三三之九載，亦以觀人，蓋九者，數之終也。最多莫過三十載，然史證已絕少矣！其證如左：

三面 世說新語載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三日 三國志呂蒙傳注：呂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

三十日 後漢書許劭傳：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三月 論語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三年 尚書舜典「三載考績」論語「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汪中釋三九云：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其語意與此稍別，然言其久，則不異也。）劉子心隱篇「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

九載 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蔡沈集傳云：「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又堯典「九載，績用勿成。」

三十齡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

第二章 觀人術與時地之關係

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在俊傑。」時之爲義大矣哉！三代衰矣！然其所尙，各以時損益；夏尙敬，殷尙忠，周尙文，漢家雜以霸王之道，魏二祖求汗辱，獎跡弛，晉美清談，唐重文學，其所崇獎，皆足變德易俗，蒸成風氣，觀人者宜先有所辨也。方今中國，值瀛海棊通之後，西方物質文明，澎湃輸進；而歐人生活與華人不同，禮教習俗，在在亦見變革；故衡鑒人物而用閉關時代之眼光以應之，多見其窒戾難通也！此種變化之最著者：一爲人倫；二爲物質；人倫則君權毀墮，宗法制度，早失維繫，故與父別居者，不爲不孝；懷婚姻者，不爲不義；再適人者，不爲不貞；此其大變也！物質主爲金錢，歐美人所膜拜頂禮，中國人遂漸知重利；故商儉之行不爲賤，壟斷之事不可非，齎吝之舉不宜鄙；此亦其變也！觀人於此，慎毋全以舊道德爲據可也！

論人貴達時勢，略取文史通義一則，示之如左：

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氣，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闔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

地域不同，人性迥異，此研究人生地理所共知者也！中國古書如「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見於中庸；「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見於國語；「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見於漢書；又「齊人多詐」，「楚人多慄急」，「燕地陰氣侵，生欲，其人貪利」，「秦金精堅，故秦俗亦堅」，「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雜見子史；「齊人舒緩，秦人漫

易，楚人促急，燕人慙敢。」見於論衡，其語可謂庶矣！至地理之切關人性者，則詳如管子淮南子之說：

管子：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蠱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輕，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洳，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淮南子：邱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

中國幅員廣大，南北人習性不同，管子就水道論其不同，淮南子就土質論其不同，大要如此；雖偶有不囿於水土之氣而自異者，則亦如淮南所云：「胡人有智利者，而人謂之駘；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舉多爲目也。今日中國，南北各地人性顯著不同者，燕趙人質直好義，鄒魯人儒緩秉禮教，楚人慄急，蜀人稟邱氣而多狂，汴人稟衍氣而多仁，吳越

人稟輕土之氣而多輕利；觀人者宜知其梗概也！

第三章 觀人術與人類之畸性

前章論人性，因地域而不同，蓋人之氣稟，隨地理而差異，雖曰不同，猶爲通性也；至人類之畸性，則不以地方爲差異，時代爲懸殊，更非通性可擬也；此種畸性之最著者：一曰：「偏」，二曰：「無恆」。

偏者，於某事某行有輕有重，不至於中；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之類是也。無恆者，前後行事，揆度不同，當其至時則多是，當其不至則多悖；如孔子所謂其餘，則日月至焉者是也。

舊籍論性之偏者，有人物志爲最詳：

人物志材理篇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反而不入；堅勁之人，好

攻其事實，指機埤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卽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鏗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柔溫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此所以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

無恆者：有心之無恆，有性之無恆。孟子曰：「苟無恆心，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爲矣！」是心之無恆者也。至性之無恆，則如人物志九徵篇所論：

人物志九徵篇 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是也。

夫言一至一違，則其人之存心，固非自暴自棄者所可擬也；孔子於顏回乃歎其三月不違仁，於衆弟子則惜其日月而至焉，此必性之無恆，非心之無恆也。使爲心之無恆，則放辟邪侈，固皆可爲，而弑父與君，亦可從矣！又何以與於七十子之列乎？史乘中之賢人有名

者，亦不乏無恆之性，茲引談薈一則以示例焉：

談薈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爲曹節所魚肉，髡鉗亡命，而卒附董卓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官以進，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人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其後當拜相，而患年少，則服地黃以變其鬚；王濬沖少時，父爲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百萬，皆辭而不受，及至臺司，好興利，田園水碓，周遍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李密爲祖母陳情辭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繼立劉林以死；李迥秀爲母出悍婦，而晚爲張阿藏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顏杲卿死祿山之難，忠烈著聞，而在湖州觀察時，爲其妻索夫人脂粉錢；李固忠直忤權，身死不惜，而胡粉傅面搔頭弄姿；宋璟鐵石心腸，剛直難犯，而作梅花賦，喜擊羯鼓；朱浚守建寧，爲元兵所執，曰：「安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自經以死，而方其諂事賈似道，每劄子必曰：「某萬拜！」人謂之朱萬拜；漢光武建武中，羣臣請封禪，詔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上書虛美者，

必髡令屯田，然甫隔兩年，讀河圖會昌圖讖言九世當封禪，遂爲東封之舉；苻堅禁圖讖之學，尙書郎王珮以讀讖被殺，及季年，爲慕容氏所困，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出奔五將，爲姚萇所得；一人行事，而始終本末。迴相蒼素，人固可以一節定耶？

第四章 觀人者應知之繆誤

觀人者知察不周，疑人不於其倫，其繆誤約有八事：一曰：貴耳賤目，二曰：愛同惡異，三曰：心志不分，四曰：品質失察，五曰：嚮伸背誦，六曰：取貌遺神，七曰：棄真錄偽，八曰：采辯去訥。

第一節 貴耳賤目

常人之情，徇人忘己，觀鑑人倫，亦惑毀譽；夫譽多生於人之暱愛，而毀常發於人之媚嫉，使不明悉其情，而貿貿然隨之抑升，習爲喜怒，將見反拂物情，多方絀誤矣！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觀人，在戰國時本領獨絕，告齊王之言，蓋能以目正耳者，可謂得之矣！茲復引匡

章陳仲子兩章事以證明之。

孟子離婁公都子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孟子滕文公匡章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覩覩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此二章，今人某君評之曰：「陳仲子通國景仰，而孟子抑之；匡章通國譏議，而孟子與之；不有超羣軼倫之識，烏足以知人論世哉？」此卽公都子匡章貴耳賤目之失，而孟子能諱正之也。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夫貴耳賤目者，乃至攘人之是非，心且不存，烏足以語觀人哉？

第二節 愛同惡異

素書云：「同志相得，同仁相愛，同惡相黨，同愛相求。」莊子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法訓云：「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觀人者如立同異之名，必致愛惡之實；誠愛則鑽皮出其毛羽，誠惡則洗垢索其癥痕，以此鑒衡，惑莫大焉！漢書陳遵傳：「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又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鑿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自宴賜食，不過一肉，屠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古今來如此四人，行雖不行，而兩兩不相非者，蓋亦寡矣！至以同異爲愛惡者，則如左方：

世說新語品藻類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

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

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論者許之，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匝，樂言爲得。

晉書郗鑒傳：鑒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儼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合觀二事，裴頠弘方，故愛高韻，樂廣清淳，故喜神檢；然清淳之性，合于平淡，其所臧否，自勝偏至之材也；郗鑒忠慨，故重樂廣之柔而有正，王敦有不臣之心，故忽滿奮之失節，皆愛同惡異之證也。

第三節 心志不分

文子微明篇曰：「心欲小，志欲大。」淮南子主術訓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

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至，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其說視文子詳矣！然猶有未暢，至劉劭人物志出於七繆篇論此始最精審：

人物志七繆篇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載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慳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

劉氏之論最精卓者，卽以衆人之察知壯志大而不知服心小；蓋心小者，臨事而懼，有似于怯，易爲人所忽也；觀漢書五行志稱牛心大而不思，則知人之心大者，亦必不能精思，不能精思，其何以慮敗而取成乎？朱子嘗引前輩說云：「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

凶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夫讀書僅為辦事之準備，猶必心細尋思而後有獲，況辦天下一切大事者，而可凶莽滅裂以望成乎？至辨心志小大而有聖賢，豪傑，傲蕩，拘懦，四倫之分，亦請用歷史人物證之如次焉：

一、心小志大謂之聖賢例 若周武王是也。汲冢周書小開武解「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大匡解「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祇祇，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武王踐阼記「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史記「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凡此皆小心之屬也。書秦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凡此皆志大之屬也。

二、心大志大謂之豪傑例 若晉司空劉琨是也。晉書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又為五言贈其別駕盧諶，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諷，諶

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凡此皆見琨之志大，然琨善於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又琨率衆赴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亦知夷狄難以義伏，乃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凡此則足見琨心之不小，不足慮患而有成也。

三、心大志小謂之傲蕩例

若晉稽康是也。晉書康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常修養性

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其於兼善之志固無與也，此其志小之證；及其與山濤絕交，書中至非湯武薄周孔，又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證於文帝之前，遂刑於東市，凡此皆心大不思患者也。

四、心小志小謂之拘懦例

若曹蜎李志是也。世說新語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

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恆如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

繼而治，但恐狐狸獐貉噉盡。」曹蜍李志，雖生猶死，其人無心志可知，謂之心小志小，尙或爲過；然姑爲存之以概懦夫云爾！

第四節 品質失察

人物志七繆篇云：「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愚請益之以二目：「有早智而終無成者，有晚年紕繆而遂墜令名者。」與孔才之論，合成六目，以定品質，觀人者不可不察也！

一、有早智而速成者 若韓伯是晉書韓伯傳：「伯年數歲，天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襦。」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三、有晚智而晚成者 若魏舒是：晉書魏舒傳「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樸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事，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三、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衆俗人是矣：少既無智，老亦無成，史乘無其名，無從

徵引，所謂與草木同腐者也。

四、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若裴楷，王戎是。世說新語：「王濬、沖、斐、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則下無滯才！」

五、有早智而終無成者。若方仲永之屬是。臨川文集：「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

六、有晚年紕繆而遂墮令名者。若周顛是。晉書：「顛少有重名，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顛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

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初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陳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遂及於難。

第五節 嚮伸背誦

勢位富厚者，人之伸也；貧賤沈滯者，人之誦也；人之賢者，不存於勢位富厚，亦不徒于貧賤沈滯；觀人者重外輕內，于前者則親之譽之，于後者則疏之毀之，此其紕漏亦已大矣！史乘中觀人而嚮伸背誦者，比比皆是，略見二事於左方，以示世情之塗轍云爾：

潛夫論交際篇 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相下哉！

史記張丞相列傳

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第六節 取貌遺神

貌實而神虛，貌止而神流，實者止者易知，虛者流者難曉也；故觀人者，皮相之士至多，觀清揚則以爲多才，視蹇樸則以爲無德，寧知形有餘者之不足貴，神無疵者之不可訾哉？荀子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莊子德充符篇：「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合二說觀之，姣不必賢，惡不必不肖明矣！茲更釋形陋二事，一爲見知，一爲不見知者，如後：

世說新語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

牀頭，既畢，命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史記蔡澤傳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魘顏，蹙顴，膝摯，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第七節 棄真錄僞

蛇床似蘼蕪，碇硃亂白玉，古今來巧僞之徒而爲一時聞人者，不勝毛舉；觀鑒人倫者，惟慎辨察之而已！士行有百，僞亦有百，思厥曾魁，實分兩塗：一曰姦欺之僞；蓋世疑衆，圖利

乘使，亂政篡國，無所不至，如少正卯、王巨君之徒是也；二曰傲刻之僞：自苦其身，微名於衆，志趣詭僻，莫充其類，如陳仲子、袁族目之徒是也；過此則鄙夫、小子、蠅飛、螻動、瑣碎相蒙，無關大局者也。眞僞之迹，古人論之最詳者，莫如中論之考僞、抱朴之行品，揭之如左，以爲人倫之省發焉：

中論考僞篇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詩張乎戰

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引誘，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蠱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論而辭察，託之乎道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

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則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遁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己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抱朴子行品篇

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閒雅，

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而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蠶弱，運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用康，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不能事，神器無疑，而口不傳心，筆不盡

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度，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宏廣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

廢法效尤，枉直混錯，終于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

第八節 采辯去訥

老子曰：「大辯若訥。」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是知訥者未必有失，而辯者亦未嘗有得也；辯者所以在理，天下之至理，不辯自明，繁辭博語，又何取焉？君子言之必可行也，使勤於言辯，則不能不怠於行事物，情不兩大，此亦宜然矣！趙文子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而言事曾不能出口；故知采辯去訥者，其觀人之理，必有未盡者也！舊籍載采辯去訥之謬者，則如后方：

續世說姦佞類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為水族，以藥材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

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

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欵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于右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請以中尉意召注，僞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遣金帛而遣之。

漢書儒林傳申公傳

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

第五章 觀人術與醫理相法之關係

世醫察病，惟恃診脈，良醫察病，望見顏色而知之；俗相士觀人，惟重部位，善相者觀人，兼求心術；此雖方伎之末，然亦可通於觀人術也。醫家視病，傳有「望」「聞」「問」「切」四法，切祇論脈，而望、聞、問三者，非察色、聽聲、徵談，不可。其理與法，實近觀人術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扁鵲論齊桓公疾病事，摘錄如左：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病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骨髓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脈，鍼石之候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骨髓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脈，鍼石之

所及也；其在腸胃，酒膠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觀扁鵲之論疾，理緒紛披至此，則古之喻成敗言禍福者，亦何以相過？故曹植之文云：「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亦以其足通於觀人，所以與申叔料坐臣之事相提並論也。

相家論一尺之面，五官準依五行而言，亦有理存，特其說有驗有不驗耳！相家於其驗者，則固得其說矣；於不驗者，則於部位有凶徵者，常曰：「此有陰隲紋以救之也；若必行陰德事！」於部位有吉徵者，常曰：「此有晦敗色也；若必行損德事！」此雖相者之巧圓其說，然其理實可通，故善相者，如唐舉之流，多論心術，俗工之不得其說者，亦必委之心術也。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相孔子事，語多論聖人之志意，非僅僅議相者，其說出各家記載之上，茲見之如次焉：

韓詩外傳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額，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宋人筆記亦有論心相以決貴賤者，語極有理，以其合於觀人術，以殿斯章。

捫蝨新話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凌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語有敍，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令終，不全則福禍俱半；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第六章 觀人術之雜評

漢書藝文志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釃析亂而已！人物志流業篇云：「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尙譏訶，分別是非，是爲臧否。」夫觀鑒家者，出於名家，臧否所與歸也；其性不能弘恕，常傷于訐，史稱許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又范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初與河內王奐親善，後奐爲考城令，屢以書招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餞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奐請前亭宿息，以敍分隔，冉便起告違，拂衣而去，長逝不顧，姚信論平議之士，亦復議其睚眦，是皆可見操觀人術者之多不能平恕，姚信士緯新書備引如次，而晉書祖納傳王隱之論月旦亦附焉。

士緯新書 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於林宗，皆可盡爲則；其洩冶、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睚眦廢人，其勸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子之宏化！

晉書祖納傳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

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尙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

論古評今，語意精微，觀鑒家所有事也；惟奇士矯常，語多巧譎，雖當時疑難賴之解決，而尋繹其理，則弊垂千載，平議者不可不慎也！則如物理論載管秋陽之食伴，與晉書載阮藉論殺母事，亦可謂流害無窮者矣！

物理論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

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賈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

晉書阮籍傳 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東京郭泰行爲世表，學任人師，觀望家之領袖也。其所論議，動搖風俗；後漢書蘇不韋傳稱，不韋父謙爲魏郡李嵩，詰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韋時年十八，乃藏母於武都山中，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後卒得入嵩室，殺其妾，并及小兒，又馳往魏郡，

掘其父阜墓，斷取阜頭，以祭父墳；鬻求不韋，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歎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林宗聞而論之云云，議者於是貴之，其論曰：

「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卒，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鬻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

吾人讀此，覺林宗之論，於是過矣；夫罪人不辜，聞之古訓，不韋洩憤於李鬻之愛妾弱子，血刃而去，猶曰可也；至遷怒枯骨，遠赴魏郡，發人父冢，斷人父頭，亦去亢烈丈夫之行遠矣！雖目之盜可也！子胥不發其王之墓，不韋乃斷李阜之頭，以此相校，不韋比之伍員，未爲優也！綜上數事，害俗傷化，干政破義，不一而足，而要皆原於觀鑒之意，其弊亦不可不慮也！

至觀鑒家之影響最大者：郭泰以一太學生，而由其獎拔成器，爲世名德者，不下六七十人；則西漢之賢士方伯，周代之鄉校閭師，何以加此？是亦可助觀人者之張目者也！

後序

余嘗怪王仲任有倍俗驚世之意，而爲相人說曰：「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豈其智足以抉賢聖之置學，而顧南宮大有許負之是崇耶？乃其所撫之故，又凡庸而少精識，則仲任非真能鑒別人者；術之未嫻，安能進語夫知人之哲哉？夫讀千賦者能知賦，相千劍者能知劍；世也者，人與人參伍綜錯而成，上有千古，下有千古，前人之智愚賢不肖與亡成毀，皆後人之鑒也；以鏡自照，鑑形容，以人自照，鑑吉凶，故觀人者自觀也，立人以觀我，更立我以待人之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作易其知相乎！六二之動，相人之精者也；處則交友，出則官人，舉而措之裕如矣！譚秋著中國觀人論三篇，十有四章，都若干萬言，其采輯至宏括，部居有法則，而流俗風鑑之說悉擯棄不采，其識蓋高過論衡遠矣！

鶴望生曰：「余亦能爲觀人，觀於域內，復觀於域外；凡人之骨法神理，必與其所踐之山川相肖，域內之山川，渾厚而縣長，五嶽江河其著也；域外之山川，險峻而狹迫，阿爾魄斯多瑙河其著也；其人魁碩，隆準而鷹眶，肖其谿谷，非是不爲美，與吾國之所謂美者，翻其反矣！聲音之理亦然，英吉利人其話言沈雄而不侈，婉約而不促；若東人之子，瀾翻布穀，言未盡而意先竭，此可以推國運矣！德人之氣虎虎，手之安物，足之履地，皆力溢於體之外，是其含強陽之氣泄而不蓄者也。」

鶴望生又曰：「比歲中國少女學於外，肩日廣，胸日張，而男子目瞻焉不能視遠者日多，面如陳孺子子房，是謂陰陽易位。」要之讀古人書，沈思有益，每能徹天人之微，可以觸類而旁通者也。

吳江金天翻。